

苏修对外 “援助”的实质

辽宁人民出版社

苏修对外“援助”的实质

辽宁财经学院《苏修对外“援助”的实质》编写组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沈阳

苏修对外“援助”的实质

辽 宁 财 经 学 院
《苏修对外“援助”的实质》编写组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建平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1/2
字数：94,000 印数：1—14,000

1976年9月第1版 1976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90·495 定价：0.27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第一章 苏修对外“援助”的概况·····	(1)
第一节 苏修对外“援助”的动机·····	(2)
第二节 苏“援”在世界各地的分配·····	(9)
第三节 苏修对外“援助”的特点·····	(22)
第二章 苏修利用“援助”进行剥削和掠夺·····	(27)
第一节 残酷掠夺重要资源·····	(28)
第二节 推销陈旧劣质商品·····	(45)
第三节 贵卖贱买,攫取超额利润·····	(53)
第四节 大做军火商,大发战争财·····	(74)
第三章 苏修利用“援助”进行控制和扩张·····	(80)
第一节 加强经济控制,竭力变受“援”国 为自己的经济附庸·····	(81)
第二节 加紧对受“援”国的政治控制 和军事扩张·····	(103)
第四章 苏修对外“援助”的后果·····	(119)
第一节 苏“援”给受“援”国造成的恶果·····	(119)
第二节 受“援”国的觉醒与反抗·····	(127)

第一章 苏修对外“援助”的概况

伟大领袖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毛主席的这一教导，是我们认识当前国际形势和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的锐利武器。

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世界上各种基本矛盾，特别是苏修、美帝两个超级大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和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都在进一步激化。亚、非、拉各国人民争取和捍卫民族独立，保卫国家主权和民族资源的斗争，有了更加深入和广泛的发展。第三世界作为一支朝气蓬勃的新兴力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打击下，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为了摆脱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竭尽一切力量向外扩张，进行空前激烈的争夺，闹得世界很不安宁。这种大乱，乱了敌人，分化了敌人，锻炼了人民，促进了人民的觉醒，推动着世界革命的进程。

在苏美两霸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抱着比老沙皇更加狂妄的野心，疯狂进行侵略扩张，千方百计地挖对方的墙脚，极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它“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7页）

苏修的对外“援助”，是它争夺世界霸权的一种手段。

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五大的总结报告中，公然叫嚷：“对外经济联系是有助于解决政治和经济任务的有效手段。”苏修所要解决的政治和经济任务，就是政治上的控制和压迫、军事上的侵略和扩张、经济上的剥削和掠夺。长期以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通过所谓对外“援助”，大搞资本输出，掠夺和压迫第三世界国家，控制和欺负第二世界国家，疯狂掠夺它们的重要资源，向它们倾销商品，榨取超额利润，争夺战略要地，推行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妄图把受“援”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当代最大的国际压迫者、剥削者和新的世界战争的最危险的策源地。

五十多年前，列宁在揭示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时，指出：“不研究这个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估计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列宁选集》第2卷第731页）苏修的对外“援助”，实质上就是资本输出，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认真研究和彻底揭露苏修对外“援助”的凶残实质，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清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本性，认清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深入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深入批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妄图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反革命阴谋，提高对执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把反帝反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第一节 苏修对外“援助”的动机

苏修的对外“援助”，是受帝国主义的规律所支配，充

满着殖民主义的动机的。

在斯大林逝世以后，隐藏在苏联共产党内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把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后，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大大膨胀起来，占据了党、政、军和经济、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形成了一个掌握全部国家机器和支配整个社会财富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即新型的大资产阶级。这个新型的大资产阶级，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基础。

苏修叛徒集团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国家机器，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变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把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这个由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控制的国家，已“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剥削更多的公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8页）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比较，在实质上都是一样的，但具有集中程度更高、垄断规模更大、控制范围更广、对经济的干预更直接等特点。它是苏联大资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

苏修叛徒集团采取了种种的措施，进一步加强官僚垄断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在赫鲁晓夫时期，开始了所谓“利别尔曼建议”的试验，制定出一套适应于官僚垄断资本统治的领导和管理体制。继赫鲁晓夫之后，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全面推广了所谓“新经济体制”，加强了官僚垄断寡头对劳动人民

的剥削。从一九六八年起，又全面推广建立大型生产联合企业的“经验”。在苏修二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中，勃列日涅夫叫嚷：“建立生产联合公司和联合企业的方针必须更坚决地加以贯彻，将来它们应该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经济核算单位。”这一系列的措施，大大加快了官僚垄断资本的集中和积聚，进一步提高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垄断程度。现在，生产联合公司已由六十年代的几家，增至一千五百多家。占企业总数百分之三的大型企业的产值，相当于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在农业中，利用所谓“庄际联合企业”和“农工综合体”等形式，进一步加强对农庄的控制和兼并。

正如列宁所说的：“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毒辣，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列宁选集》第2卷第795页）经济上的集中和政治上的反动，这就决定了苏修必然要加入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行列，拚命争夺世界上最重要的原料来源、最有利的投资场所和商品销售市场，以及战略要地。

一、争夺原料来源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来源的斗争愈尖锐，那末占据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列宁选集》第2卷第802—803页）近年来，苏修的一些主要原料和燃料生产的增长率，正在逐步下降，而消费量却迅速增加；为了控制东欧一些国家，苏修不得不供给它们一部分原料和燃料；苏修还要向西方国家输出

原料和燃料，以赚取外汇来弥补它对西方贸易的庞大赤字。因此，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愈来愈感到原料缺乏的威胁，急于夺取原料产地。

以石油为例，苏修的石油生产增长率，正在逐步下降。六十年代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但一九七〇年的增长率已降至百分之七点二，一九七一年再降至百分之七，一九七二年进一步降至百分之四点四。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苏联的石油产量都没有完成计划指标，共欠产一千多万吨。相反，苏联的石油消费量却迅速增加。据西方报道，从一九六六年起，苏联的石油消费量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生产的增长速度。估计到一九八〇年，苏联的石油消费量将达六亿多吨，而石油产量将不会超过五亿六千万吨。此外，苏修还要向东欧一些国家输出石油，以便继续控制这些国家。据报道，东欧一些国家（罗马尼亚除外）生产的石油一般只能满足本国需要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其余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要仰赖于苏联。一九七〇年，东欧国家从苏联进口石油约四千万吨。以后，逐年上升，到一九七四年，已达六千七百万吨。为了赚取外汇，苏修还要向西方国家输出一部分石油。从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〇年，苏联对西方国家的石油输出额约三亿七千万公吨。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期间，平均每年输出约四千七百万吨。由于以上原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日益感到石油的缺乏。它对于盛产石油的中东地区，不能不垂涎欲滴。

除了石油资源以外，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有色金属精矿、橡胶、棉花、黄麻以及其他战略资源，都想加以霸占，为自己所垄断。

在争夺石油和其他战略资源的同时，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还极力争夺粮食及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由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实行希特勒的“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国民经济日益军事化，农业和民用工业都很落后，造成国家市场供应紧张，粮食不足，日用必需品和食品奇缺，劳动人民怨声载道。苏修叛徒集团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力图把别的国家变成苏联的粮食和主要生活资料的供应基地。

二、争夺投资场所

攫取垄断高额利润，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本性。在苏联国内，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把利润和盈利率作为“评价经营活动的最重要的标准”^①，鼓励和促使各个企业采取种种恶劣的手段，弄虚作假，投机取巧，损人利己，去夺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64页）因此，虽然苏联的农业还落后于工业，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下，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不会把更多的资本用于改善农业的条件，用于改善劳动人民的处境，从而减少了利润。因此，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一方面要向西方国家乞讨贷款，一方面又把大量资本输到“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的国家里，（《列

^① 柯西金1966年8月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关于内外政策的报告”。

宁选集》第2卷第783页)以榨取巨量的超额利润。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四大的总结报告中公然叫嚣:“看来还应考虑一些措施,这些措施要能够提高我国经济体系的各个环节从同兄弟国家发展长期经济联系中获得的利益。”这充分反映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外进行剥削和掠夺,追求超额利润的贪婪欲望。

为了争夺最有利的投资场所,苏美两霸展开了尖锐的斗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伪装成被压迫国家和民族的同情者与支持者,竭力利用被压迫国家和民族反对美帝的斗争,利用美帝的日益衰落,乘虚而入,大挖美帝的墙脚,妄图“把全世界囊括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内”。(《列宁全集》第24卷第371页)

三、争夺商品销售市场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在苏联的一些企业和工业部门中,形成了一部分商品大量积压的现象。这些商品,质量低劣,价格奇昂,在西方市场上是很难找到销路的。据苏修报刊透露:在一九七二年的机器设备出口总额中,向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口额仅占百分之三左右^①。因此,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急于夺取商品销售市场,以便把这些积压商品推销出去。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不仅要争夺一般商品的销售市场,而

^① [苏]修《对外贸易》杂志1973年第7期。

且还要为高价销售陈旧军火寻找销路。多年来，苏修叛徒集团一面弹唱什么“裁减军费”以“援助发展中的国家”的高调，一面却大量增加军费，拼命发展军事工业，疯狂扩军备战。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材料，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〇年的军费开支，接连两次突破苏联历史上军费的最高纪录，达到一百七十九亿卢布（约折合二百亿美元）。总计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三年九年间，苏联国防费用的绝对增长额，等于赫鲁晓夫当政时期绝对增长额的两倍。而且实际的军费开支远远超过了苏修官方公布的数字。根据各方面的材料计算，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苏修每年的实际军费开支已达八百亿到一千亿美元。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约相当于美国的一半略多，而实际军费开支却超过了美国。随着军事费用的螺旋上升，军事工业的恶性膨胀，堆积了大批剩余的和从部队替换下来的废旧军火。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必然要为这些废旧军火夺取有利的销售市场。

四、争夺战略要地

除了上述的经济原因之外，还有政治上、军事上的原因，促使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加紧进行侵略扩张。苏修为了同美帝争夺世界霸权，拼命抢夺战略要地。它的野心很大，把魔手伸向世界各地。欧洲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因此，苏美两霸都把欧洲作为争夺的重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声东击西。它极力加强对东欧一些国家的控制，并力图分化瓦解西欧，排挤美国势力。中东地处欧洲的南翼，是欧、亚、非的咽喉，因而它是苏美两霸必争之

地。苏修要尽一切阴谋手段，企图控制一些阿拉伯国家，霸占中东的石油和战略要地。苏修继承了老沙皇南下政策的反动衣钵，胃口比老沙皇还大，加紧在波斯湾地区和南亚次大陆进行颠覆和扩张活动，企图进一步控制这一地区，以打通从黑海、地中海、红海，经印度洋，出西太平洋到日本海的一条连接欧、亚、非三洲的弧形通道。苏修叛徒集团妄图建立一个比老沙皇更大的称霸全世界的大帝国。

列宁指出：“在殖民政策的无数‘旧的’动机以外，金融资本又增加了争夺原料来源、争夺资本输出、争夺‘势力范围’（即进行有利的交易、取得租让、取得垄断利润等等的范围）以及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等等的动机。”（《列宁选集》第2卷第841页）这些殖民主义的动机，是苏修推行的穷凶极恶的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出发点，也是苏修对外“援助”的出发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从这些肮脏的动机出发，把对外“援助”作为剥削和掠夺别国，争霸世界的重要手段。它向受“援”国提供“援助”，完全是为了要把一条殖民主义的锁链套在受“援”国的脖子上，任凭苏修去掠夺资源、倾销商品、榨取超额利润，使受“援”国变成苏修大帝国的殖民地。

第二节 苏“援”在世界各地的分配

苏修的对外“援助”，主要有“军事援助”和“经济技术援助”两种。所谓“军事援助”，包括：向受“援”国推销陈旧和报废武器，派出大批“军事顾问”，控制受“援”国的军队和军事机构，甚至派驻重兵，到处搞军事基地。所谓

“经济技术援助”，包括：提供“发展计划贷款”和“商业贷款”，派出苏修“专家”，把持受“援”国的建设项目和资源的勘探、设计、施工、开采权，等等。近年来，苏修为了进一步在经济上进行掠夺，在政治上进行干涉，仿效西方帝国主义搞“跨国公司”的办法，打着“援助”的幌子，直接向别国投资，办“合股企业”，建立“国中之国”。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一九七三年第八期提出，要把“办合股企业”这种形式“提到首位”。苏修的这种“合股企业”，现已到处出现。以上各种“援助”，名目虽有不同，但都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对外掠夺和扩张。哪一种形式更有利于对外掠夺和扩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就利用哪一种形式。

随着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外掠夺和扩张步伐的加快，苏修对外“援助”的范围也日益扩大，遍及世界各大洲。

一、苏修对“经互会”一些成员国的“援助”

自从苏修叛徒集团把苏联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以后，便将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古巴变作自己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利用“经互会”、“华沙条约组织”等工具，进行新殖民主义的统治。

列宁指出：“在殖民地市场上，更容易（有时甚至只有在殖民地市场上才可能）用垄断的手段排除竞争者，保证由自己来供应，巩固相当的‘联系’等等。”（《列宁选集》第2卷第804页）因为“经互会”一些成员国处于苏修的新殖民统治之下，更便于苏修进行最残酷的剥削和掠夺；同时，苏修为了同美帝争夺欧洲，要进一步加强对于东欧一些国家的控

制，因此，苏修在向世界各地进行疯狂渗透的同时，把“经互会”一些成员国作为资本输出的重点。

据不完全的统计，至一九七六年初，苏修向“经互会”国家提供的“贷款”已经超过一百多亿卢布。苏修报刊透露，截至一九七五年末，“经互会”国家由苏修“援”建并已投产的工业项目就有六百九十六个^①。

由于苏修把大量资本输出到东欧一些国家，因而使这些国家的外债负担日益沉重，越来越依附于苏修。保加利亚是欠苏修债款最多的东欧国家。截至一九七一年初，保加利亚从苏修取得的“贷款”共达二十一亿五千万卢布，约合二十三亿九千万美元。一九七一年，又签订了新的贷款协定。这个协定规定，从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保加利亚从苏修取得约五亿卢布的贷款。在保加利亚的外债总额中，苏修的“贷款”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此外，苏修还把大量的“贷款”，投入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

苏修还通过“军援”的形式，向东欧一些国家大搞军火输出。据西方报刊估计，在一九六一至一九七一年十个财政年度中，苏修平均每年向华沙条约成员国投放“军援”约五亿美元^②。

蒙古是一个只有一百多万人口的国家。但到一九七〇年为止，苏修投入蒙古的“贷款”已超过十六亿美元。据美国

① 〔苏〕《经济报》1976年第25期

② 纽约时报新闻社纽约1974年3月22日电。

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出版的《苏联七十年代经济展望》统计，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苏修又先后向蒙古投入一亿美元和一亿二千万美元两笔“经济援助”。到一九七二年底，苏修对蒙古的“贷款”总数已经超过十八亿美元。

古巴是在一九七二年被拉入“经互会”的。苏修为了加强自己在古巴的垄断地位，从一九六〇年开始，投放了大量的“经援”和“军援”。据西方报刊估计，到一九七二年初，古巴欠苏修的外债超过了四十亿美元^①。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个古巴人欠苏修债款将达五百美元。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承认，他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访苏时，同苏修签订了五项协定，其中规定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苏修再向古巴投放一笔“贷款”，以填补苏古贸易的赤字。此外，还投放三亿卢布的“贷款”，以“开发”古巴的镍——钴矿和其他重要资源^②。为了把古巴变成苏修向西半球侵略和扩张的军事基地，到一九七一年止，苏修向古巴投放了达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③。

十多年来，苏修向“经互会”成员国投入的“援助”，是十分庞大的。这些“援助”，象层层密网一样，缠绕着“经互会”成员国，加强了苏修对这些国家的殖民统治。

① [英]《拉丁美洲》周刊1973年1月12日，《国际清算银行报刊汇编》1972年2月24日。

② 法新社哈瓦那1973年1月3日电。

③ [美]《华盛顿邮报》1972年9月4日。

二、苏修对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援助”

苏修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打着“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幌子，冒充第三世界的“朋友”，向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和扩张。从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起，苏修开始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最初接受苏修“援助”的是印度和阿富汗。以后，苏修到处伸手，被“援助”的国家急剧增加，一九六〇年达十四国，到一九七〇年初已达三十九国。目前，被“援助”的国家已有六十多个。据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出版的《苏联七十年代经济展望》估计，从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七二年，苏修已向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提供了一百六十七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军事援助”约八十五亿美元，“经济援助”约八十二亿美元（见表1和表2）。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苏修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经援”，共达十七亿美元^①，一九七五年，提供了十三亿多美元^②。苏修妄图借此把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一）对中东地区的“援助”。

中东具有世界已知的石油蕴藏量百分之七十的丰富资源。战略地位又十分重要。从苏修在黑海的各港口进入印度洋的航道，除了绕道好望角以外，都要通过中东。苏修为了争夺中东的石油和战略要地，向中东地区输出了大量资本。

① 欧洲经济与发展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评论》1975年。

② 〔英〕《苏联问题分析家》1976年4月22日。